

鲁克兵 著

执著与逍遥

——陶渊明饮酒诗文的审美观照

安徽大学出版社

执著与逍遥

——陶渊明饮酒诗文的审美观照

鲁克兵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著与逍遥:陶渊明饮酒诗文的审美观照 / 鲁克兵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1110-586-5

I. 执… II. 鲁… III. 陶渊明(365~427)—诗歌—文学
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9058 号

执著与逍遥

——陶渊明饮酒诗文的审美观照

鲁克兵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241	开 本	880×1230 1/32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张	9.625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字 数	200 千
责任编辑	李海妹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10-586-5

定价 2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言 酒文化概述	1
第一章 艺术与酒的审美共变	14
第一节 艺术与酒的天然因缘	15
第二节 艺术与酒的感性形态	28
第三节 艺术与酒的人文升华	41
第四节 酒横诗狂与佳人良宴	51
第五节 花前行吟与林下啸傲	61
第六节 本真再现与雅俗转换	70
第二章 陶渊明饮酒的审美观念	79
第一节 有待之酒与无待之酒	81
第二节 陶渊明的饮酒精神	113
第三章 陶渊明饮酒的审美创造	141
第一节 和酒近似的审美意象	141
第二节 酒的历史积淀与开拓	150



第三节	独特审美结构的环节	157
第四节	陶诗饮酒视角的审美观照	170
第四章	陶渊明饮酒的审美风貌	181
第一节	陶渊明饮酒的抑扬之美	182
第二节	陶渊明饮酒的静躁之美	187
第三节	陶渊明饮酒的淡腴之美	195
第四节	陶渊明饮酒的质逸之美	204
第五章	共鸣与孤独	214
第一节	渊明之酒与阮籍之酒	215
第二节	渊明之酒与李白之酒	235
第三节	渊明之酒与乐天之酒	245
第四节	渊明之酒与东坡之酒	252
附 录	267
	陶渊明和刘遗民之交游	
	——兼谈二人玄佛思想之交靡	267
	陶渊明与鲁迅	
	——从对陶渊明的评论观鲁迅对传统文化之通变	
	283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01

导 言

酒文化概述

酒及与酒相关的活动被目为文化虽不久远,但并不意味着酒发展至今才成为文化。称其为文化,乃是由于酒渗透到人们所共有的生存方式之中了。酒既是精神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又以其物质属性所具备的独特的工具性,极其广泛地展示了人的精神活动的无限丰富。酒文化被认为“就是围绕着酒这个中心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技艺的、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的总和……围绕着酒的起源、生产、流通和消费,特别是它的社会化功能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等方面所形成的一切现象,都属于酒文化及其相关范围”(萧家成《中华民族酒文化及其涵义性质》)。这是颇具代表性的表述。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且从文化形态上将其划分为物质形态的酒文化和精神形态的酒文化两大类。

一、物质形态的酒文化

大体而言,物质形态的酒文化包括酒的产生、酿造、品



赏、酒器、酒与健康、酒与经济发展等方面。这是酒文化的经济基础。

1. 酒的产生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仪狄、杜康造酒的传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有这样的解释。陶渊明在《述酒》诗序言中说，酒乃“仪狄造，杜康润色之”。李时珍《本草纲目》根据《战国策》推断出酒自黄帝始。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古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酒器，仅朱家村四号墓即有高柄陶杯56件。据专家考证，遗址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意味5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即开始酿酒了。另外，1983年10月在陕西眉县杨家村的考古中发现9只酒杯，距今6000余年。

2. 酒的酿造

大约在5000年以前的黄帝时期，古人已经用稻米作原料酿酒，《黄帝内经·素问》中即有明确记载。夏、商时期，人工酿造米酒的技术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西周时，已采用发酵法，即利用微生物发酵以同时达到糖化和酒化，使酒的质量显著提高。日本专家坂口谨一郎认为这一技术“堪与中国四大发明相比”。先秦时酒官已广泛设置，并且有一系列复杂的分工。酿酒经验也相当丰富，总结出“五齐”、“六必”等要诀。东汉时期，我国已掌握了蒸馏酒技术，影响很大。欧洲的白兰地和威士忌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之一即在于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双蒸馏法。酿酒技术到了宋代，可谓蔚为大观：低温发酵、淀粉发酵、微生物发酵、曲蘖发酵及榨制法、蒸馏法、过滤法，等等，技法极为丰富多彩。从苏轼等人的有关论述来看，那时对原料的选择非常讲究，酿造的过



程也格外精心，乃至艺术化了。这些酿造工艺，至今仍有不少还在被国内外广泛应用。如今，我国仍然是产酒大国，仅白酒年总产量已达 2000 余万吨，品牌有几万种，据统计，注册企业达 35000 多家。

3. 酒的品赏(主要指白酒)

酒之佳恶，在于其色、香、味、神、度。一般来说，白酒颜色清冽者为佳。酒色浑浊往往和过滤不净有关。酒色佳也需上等泉水，故名泉多出名酒，所谓“酿泉为酒，则泉香而酒冽”。酒色晶莹剔透，给人以“玉碗盛来琥珀光”的强烈美感，口未饮而心已醉。酒之香味也备受重视，有清香型、浓香型、酱香型、米香型等多种。每种香型又有清与浊、细与粗、纯与杂、浓与淡、雅与俗之高下。不过，香型并没有绝对的优劣，犹岁有春夏秋冬而节气具备。酒味虽有些辛辣，但好酒入口温和清润，醇厚绵长，如饮金茎之湛露，若会清沂之穆风。神，是饮酒时的审美感受。既与酒味有关，又往往受到饮酒主体、饮酒情境的极大影响。酒之度有两意：一是指酒度数的高低，一指饮酒当有节制。前者强调对象适合主体，否则方枘圆凿，难得酒之趣；后者强调主体的自我适应，找到黄金分割点，方会得酒之神。

4. 酒器

酒器有盛酒器和饮酒器之分。在中国古代，盛酒器主要有尊、壶、卣、彝、鬯、缶等，饮酒器主要有爵、觚、罍、觥、觥等。尊是敞口、高颈、圈足的大型酒器；壶一般是长颈、大腹、圆座的；卣是椭圆形的有盖、有提梁的大扁壶；彝是有盖、有耳，方形的；鬯一般较大，短颈大腹，兼有方圆；缶主要



是秦地的陶制酒器。爵既是饮酒器的通名,又特指有溜槽的深腹、三足酒器;觚最为常用,长颈、细腰、圈足;斝形如爵,但口较圆;觥如横放的兽角,也可盛酒;觴的形状不详,常见于诗文中,可浮于水上,如称“滥觞”、“曲水流觴”等。酒器常用于祭祀,或用于装饰,并非全作实用。如卢寿荣所校李渔《闲情偶寄》云:“酒具用金银,犹妆奁之用珠翠,皆不得已而为之,非宴集时所应有也。”佳酒若配得上等酒器,自是锦上添花。李渔说:“玉能显色,犀能助香,二物之于酒,皆功臣也。”其意正在此。

5. 酒与健康

饮酒是否有益于健康,关键还是个度的问题。饮酒少量而适度,对健康有好处。《本草纲目》载药酒有 80 种。现代中医普遍认为:酒具有发散、活络、祛瘀、胜湿、温经、通阳、通经、散寒之效。但饮酒过量乃至酗酒,对健康危害甚大。当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 30mg/dL 时,大脑即出现轻度兴奋,产生快感;达到 50~100mg/dL 时,肌肉即出现失调,会走路不稳,说话不清;达到 300~400mg/dL 时,饮酒者就会出现重度酒精中毒,昏迷不醒,乃至死亡。长期酗酒会影响大脑机能,致使记忆力衰退,精神萎靡,引发营养不良和维生素 B1 缺乏,以及周围性神经炎。由于酒精要靠肝脏氧化分解,所以长期饮酒过度会导致肝硬化。青少年长期大量饮酒,会对脑垂体产生不良刺激,易导致身体发育不良和代谢失调。

6. 酒与经济发展

由于酒的消费量很大,所以酒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很



明显。且不说像贵州茅台、宜宾五粮液、青岛啤酒这些知名品牌，即便是诸如安徽迎驾贡酒之类的地方名酒，也能养得一方人。在大大小小各种媒体上，酒类广告真是铺天盖地。水村山郭酒旗风，神州无处不酒家。为了促进酒的消费，酒厂酒店无不打起酒文化的大纛。走进酒店，祝酒之歌随处飘扬，墙上尽是祝酒诗文。给人的感觉就是谁饮得越多，谁就越有酒文化品位，在宴席上更是如此。殊不知，像苏东坡这样量极小，饮的又极少的人，却是旷世之饮酒高手。

二、精神形态的酒文化

概而言之，精神形态的酒文化主要表现在酒德、酒品、酒礼、酒政、酒文艺等方面。这是酒文化中的上层建筑。

1. 酒德

笔者以为，酒德也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酒体现在社会关系中的与精神观念相联系的实用之德，一是酒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审美乃至哲理需求的形上之德。酒的实用价值甚多，如前述酒益于健康，是着眼于酒的物性。酒的社会性功能也相当繁多，现仅以《水浒传》为例：史进与李忠萍水相逢，吃的是见面酒；金老父女款待鲁智深，吃的是感恩酒；五台山鲁智深初次狂饮，吃的是破戒酒；刘公无奈嫁女于周通，吃的是认亲酒；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吃的是御寒酒；吴用与三阮彻夜畅饮于济州，吃的是联络酒；王伦宴请众好汉，吃的是送客酒；宋江与武松因互慕而结义于柴进家，吃的是金兰酒；潘金莲相与西门庆，吃的是交杯酒；武松打虎，



知县赐酒，赐的是犒赏酒；武松杀嫂祭兄，用的是祭奠酒；武松与宋江各奔东西，吃的是离别酒；黄信掷杯擒花荣，用的是信号酒；王英救了花荣又设宴，吃的是压惊酒；慕容知府送酒于临征的秦明，送的是壮行酒；牢子送酒于临刑的宋江，吃的是上路酒；李逵以黄文炳的心肝下酒，吃的是洗恨酒；宋江欢迎李应、杜兴，吃的是接风酒；梁山英雄排座次，吃的是聚义酒；张叔夜奉旨赐御酒，赐的是招安酒^①……这是酒的实用之德。酒的形上之德一方面不能脱离实用之德而完全独立存在，否则就失却了其基础，酒将不酒了；另一方面又要求对实用之德完成超越，否则即是对酒资源的浪费。后一种酒德的实现呼唤着与其志同道合的饮酒主体。“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离骚》）两美遇合有时只是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祝愿。胸次浩然的陶渊明穷得无酒可饮而空食黄花，又有多少富贵者面对金卮玉液而醉生梦死。不知这究竟是酒的悲剧还是人的悲剧？刘伶的《酒德颂》就是对两美遇合的热烈礼赞，也不过是酒的形上之德的一部分：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

^① 举例参考了张瑞初《解读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一文。仅从具体形式考察，虽不全面，亦可管中窥豹。



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于螟蛉。

大人先生之行为使酒的形上之德得以体现。后文论及的陶渊明《连雨独饮》，俨然是更高级的《酒德颂》，已臻人酒合德之境界。

2. 酒品，乃饮者之饮酒品格

钟嵘品诗分上、中、下，笔者拟之，虽有武断之嫌，但大致不差。酒品之下者，以文化称之，实是一种抬举。早在上古禹时代，禹王感于酒味之醇美，就曾预言：后世必有因酒而亡国者。夏桀、商纣作酒池肉林，穷奢极欲，而国终亡。周公鉴此，作《酒诰》、《无逸》之篇以为殷鉴。《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写到贵族醉酒之丑态：“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笱豆，屡舞僂僂。是日既醉，不知其邇。侧弁之俄，屡舞僂僂。”程俊英译道：“客人已经喝醉了，又是叫来又是闹。打翻杯盘和碗盏，跌跌撞撞把舞跳。还说这是喝醉酒，糊里糊涂不害臊。头上歪戴鹿皮帽，疯疯癫癫跳舞蹈。”虽是丑态百出，但和如今相比，仅是毛毛雨。且不说生意场上仅赖酒公关不利于市场经济体系与机制的完善，单是腐败行为就有多少在酒席上酿成。“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量小者感到的是负担而不是乐趣：量不宏兮气不壮，气不壮兮可奈何，酒兮酒兮奈若何！酒品之中者，能够不以酒



乱德,虽无高情远志,但能得口腹之乐。其中之巧者,能将酒之实用之德运用得出神入化,只是止于此而已。酒品之上者,能以其神遨游天地,俯仰万物之后,寓之于酒;其酒能将饮者之情趣、胸怀提携而起。其离时,饮者之心,羽化登仙,如羚羊挂角;其合处,饮者之趣,与酒水乳交融,浑然天成。苏轼《浊醪有妙理赋》所云可为其一端:“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间州闾;五斗解醒,不问妻妾。”此亦如陶渊明集有待和无待于一身。当然,上品应有开放性,并非只有酒趣若此才算得上品。

3. 酒政

主要指各代和酒有关的典章、制度和一些具体的执行指令。酒政是比酒礼更严格的酒文化规范。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设置了专门的酒官。这些酒官,在周代称为“酒正”,汉代称为“酒士”,晋代称为“酒臣”,南齐时称为“酒吏”,梁代称为“酒库臣”,隋代称为“良酝”,唐宋时随隋旧制。酿酒需要粮食,在特定的时期,有时由于粮食匮乏,执政者下令戒酒。或者往往由于醉酒误了大事,故对饮酒作严格限制。过度沉迷于酒色之中,会消磨人的壮志,所以执政者也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戒酒。故在各个朝代,都有《酒政》、《酒戒》、《酒警》、《酒诰》、《酒觞》、《酒箴》之类文告颁布。

4. 酒礼

笔者以为,酒礼(广义)也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大多



为成文的,由官方提倡或规定的,具有一定政治目的和理性精神的,适用于较大范围之内的,属主流的酒文化规范;二是多为不成文的,来自于民间的,多带有自发性质而后才约定俗成的,地方色彩较浓厚的,非主流的酒文化规范。我们习惯上称前者为“酒礼”(狭义),后者为“酒俗”。

酒礼在古代是非常复杂的。此处仅以周代为例,因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周代酒礼也颇为繁缛,这里仅简略谈谈祭祀及乡燕之礼。祭祀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之酒,有酒人掌管。《周礼·天官冢宰第一·酒人》称: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凡祭祀,共酒以往。宾客之陈酒亦如之。”祭祀时的饮酒者首先是亡祖或神灵。灵魂无所稽考,然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全在祭者的用心。其间,巫祝饮酒以沟通天人,公尸代替亡灵而饮,从而造成仿佛祖先降临的既虚幻又逼真的情境。“公尸宴饮,福祿来成”(《诗经·大雅·鳧鷖》)。在神灵享受完毕之后,参加祭祀的人可以饮用余酒。祭时用珍贵且繁多的酒器,是表达对祖先的敬重。关于乡、燕饮酒之礼,在《礼记》中有《乡饮酒义第四十五》和《燕义第四十八》二篇作专门介绍。概而言之,乡饮酒礼是宗族之间饮宴之礼,意在加强宗族的团结。但是,乡饮酒礼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仅是宗族性的。由于周代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分封制,乡饮酒礼后来也有通过强化宗族性来巩固政治稳定的意图和功用。燕饮酒礼的政治性更强。“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礼记·燕义第四十八》)。燕饮酒礼实质是



周宗族和异族实现政治统一与和解的饮酒文化手段。从乡饮酒礼到燕饮酒礼,意味着统治者的心态从宗族转向整个社会。可以说,乡饮酒礼与燕饮酒礼,是历史从封建转向集权这一伟大变革的极其重要的文化标本。

至于酒俗,不仅仅表现在饮酒行为本身,更表现在酒俗渗透于更广泛的社会习俗之中。酒俗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有“无酒不成俗”之说。无论婚丧嫁娶,还是衣食住行,统统脱不了与酒的干系。如果把自古及今遍及全国各地的酒俗搜集整理成文,一定会是一部皇皇大著。

5. 酒文艺

主要是酒与诗、书、画、电影等艺术品种的结合,这是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酒与艺术的具体结合,主要表现在:

(1)酒与文学。这是非常壮观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真可谓酒文化之渊藪。饮酒者不分男女,无论贵贱。从《诗经》三大部分来看,《国风》多及饮酒姑且不论,《雅》诗是宴飨之作,而宴飨不能无酒,《颂》乃宗庙祭歌,祭祀绝对不可少酒。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经》大部分篇章均与酒文化相关,宴饮诗在《诗经》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文学中饮酒之作实在难以枚举。

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最伟大的作家是酒徒,最伟大的作品是酒歌。真的是“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陶渊明声称“在世无所需,惟酒与长年”,其诗被称“篇篇有酒”。酒店寻常行处有,至今犹遗太白风。李白千首诗文中,及酒者有 170 首。老杜也是“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其诗 1400 余



首,及酒者 300 余首。苏轼更是酒文化之大家,其对酒的赏、论、赞、品、酿,无不雄视古今。其举杯属客赋赤壁,临波倾觞歌大江,酒酹滔滔,淘尽千古风流。饮酒者惟陶渊明堪与之颉颃,并为双雄。打开《水浒》,顿时酒气卷舒于书内书外,飘扬于眉头心头,质朴而又醇厚,洒脱而又豪雄。这酒气简直就是那一群梁山好汉的精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雪芹》),也算得上饮酒狂徒。观其交游所赠诗文,也是“篇篇有酒”。其友解佩刀沽酒而饮之,曹雪芹放声大笑,“击石作歌声琅琅”(敦诚《佩刀质酒歌》),可见其豪纵。据统计,《红楼梦》中写到饮酒场面 30 余处,什么荒唐言、辛酸泪,更兼满纸盛衰荣辱,几多高情雅致,都付于杯酒中。

(2)酒与书法。书家多爱酒,故书兴常随酒性,酒趣亦入书中。书贵天真,书家心师造化;酒能使饮者渐进自然,使巧伴天真而入、妙兼天真而显。书法名家名作多与酒相关,大书家酒臻至妙处,往往兴来如答,情往似赠,笔动而风随,墨洒而云吞。书圣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时,“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酒至佳处,情至深幽,以羲之之风流,虽不欲出佳作,亦不可得也。草圣张旭,乃“饮中八仙”之一,常酩酊大醉,握发为笔,书狂草于壁。高适赠张旭诗,道其书酒云:

世上漫相识,此翁殊不然。

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

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



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

观其《肚痛帖》、《古诗四帖》等作，欹正相生，自然天成，酣畅淋漓，笔势飞腾，正是一副醉态。

(3)酒与美术。酒与美术的关系与书法近似。在中国古代，诗人、书法家、画家与酒徒有时是四位一体的。例如明代的徐渭，极嗜饮酒。据《明史·文苑传》载，其在胡公墓中时，有要务在身的时候，也会贪杯误事：“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晚年佯狂益甚，“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其酒与其诗、其戏剧、其书、其画，都蕴涵着“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如羁人之寒起”（袁宏道《徐文长传》）般的烈于睚眦的长歌当哭之悲情。其画“用笔放纵但不失真实，水墨淋漓”，“比一般的水墨写意画显得更为豪放、泼辣，故称其为大写意”^①，仿佛其中充满了浓浓的酒意，一副被酒神主宰的模样。至于酒文化被直接作为美术表现对象，更是多得不胜枚举。近年，更有酒文化专题画册出版，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酒文化》大型画册，从酿造文化、饮酒文化、酒器文化、美酒飘香四个部分对酒文化作宏观透视。

(4)酒与影视艺术。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随处可见饮酒镜头。酒文化在影视艺术中是如此普遍，以致有人认为“还没有哪一种文化艺术形式能比影视艺术在酒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更有成效更具实绩”。^② 在影视艺术中，酒文

① 奚传绩、李松涛：《美术鉴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② 傅安：《酒文化与电影艺术》，载《酿酒科技》，1996（1）。